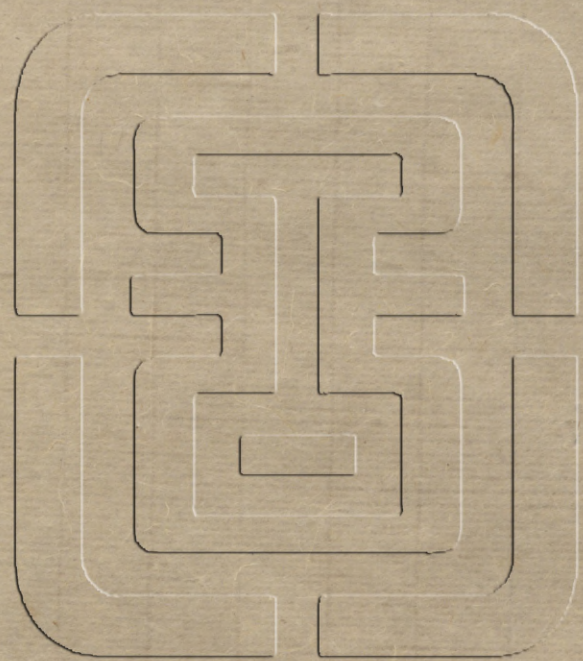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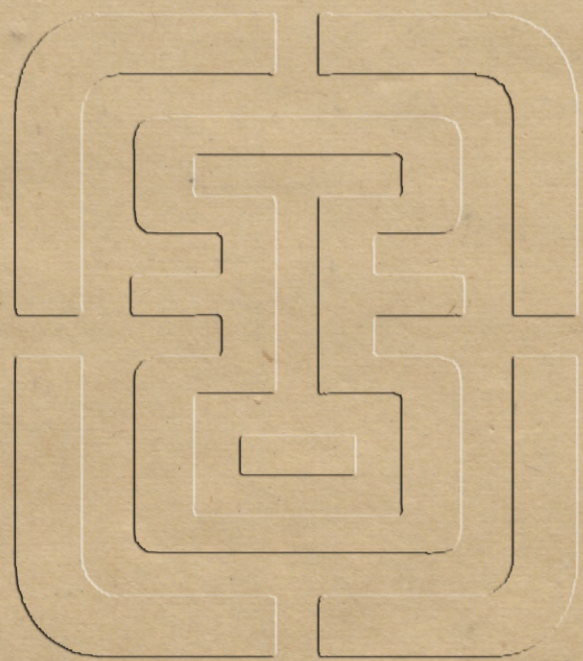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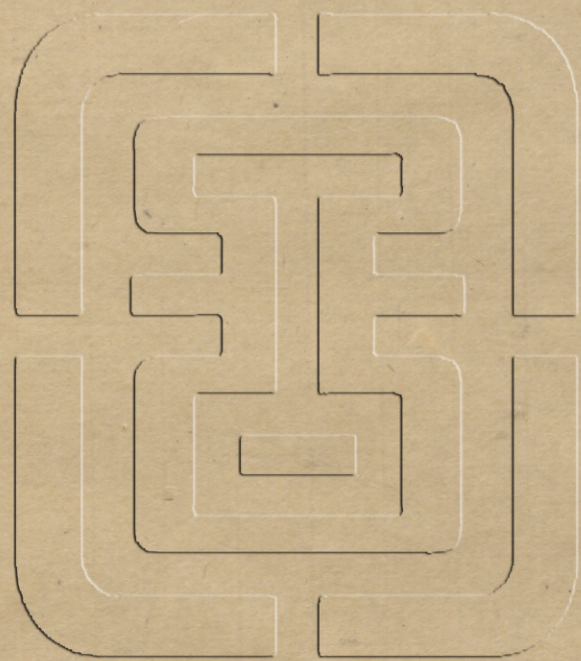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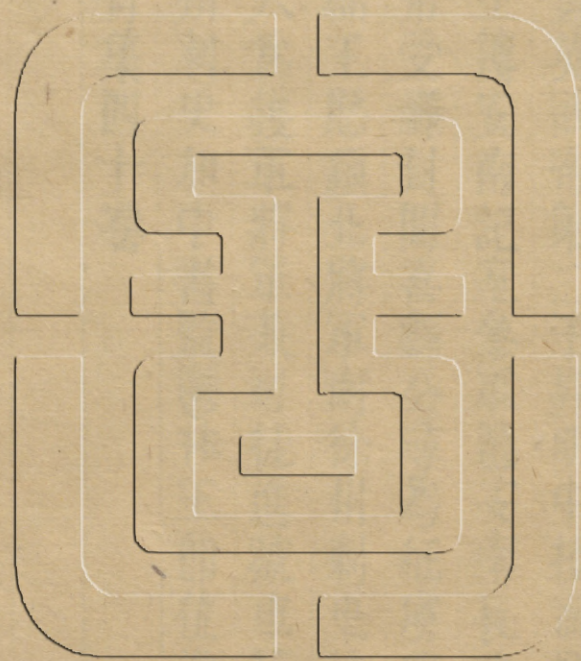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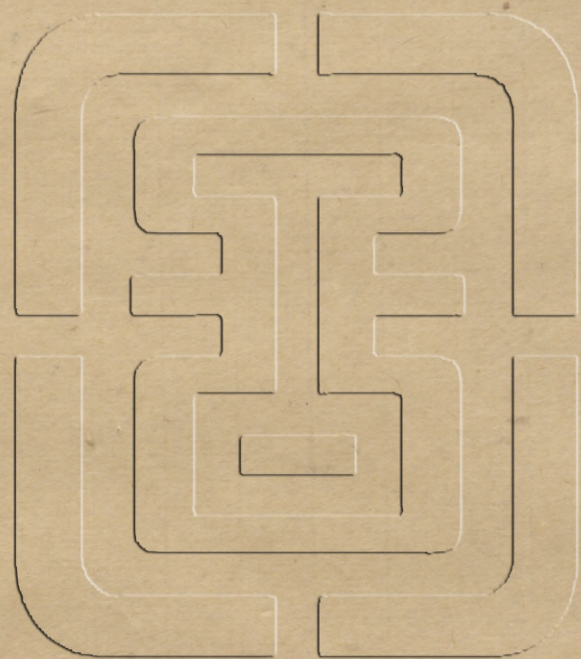


八  
十







全齊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竟陵王子良

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昇明中授監朔將軍歷邵陵王左軍  
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遷安南長史再遷輔國將軍會稽  
太守高帝受禪封聞喜縣公尋爲征虜將軍丹楊尹武帝卽位  
封竟陵郡王歷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徙侍中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入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進號車騎將軍正司徒領尙書  
令徙揚州刺史加中書監鬱林王卽位進太傅督南徐州薨諡  
文宣王有集四十卷

梧桐賦

植椅桐於廣囿嗟倏忽而成林依層楹而吐秀臨平臺而結陰乃  
抽葉於露始亦結實於星沈聳輕條而麗景涵清風而散音發雅

詠於悠昔流素賞之在今必鸞鳳而後集何燕雀之能臨匪伊楚  
宮側豈獨嶧山岑邈蒿萊之難儷永配道於仙琴初學記二十八  
請停臺使檢課表

前臺使督通切調恆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  
人既非詳慎勤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  
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  
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隸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  
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  
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宰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  
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彊寺卻攝羣曹開亭正檢便振荆革其次  
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辯枉直孩  
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或  
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治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

大五百二十九

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  
恩科筐貢微闕筆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狇蒜轉積鷺  
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刺  
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近歲愚謂凡  
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敕遙外鎮宰明下條源旣各  
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債反更淹  
懈凡預衣冠荷恩盛世多已閭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已宰  
牧乖政則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  
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  
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  
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  
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  
實爲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暫安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又略見通典四

脩治塘邊表

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啟遣五官殷彌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世等四縣解並村者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邊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上讜言表

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爝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麻乾臨冬峻海鏡春亭選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樸爽流

大五百九十三

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袞廢能補如

此則壤詠無遠轅樂可追

藝文類聚二十四

錢法表

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艱劬斛直數十機杼勤苦疋纔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東閔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於無所鞭笞實繁益致無聊

通典九

陳時政密啟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禠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尙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  
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  
罔思前恩董之已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  
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  
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  
枉謬耳目可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  
遲明詔深矜獄囹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讐充  
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恐非國  
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  
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  
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  
命湘區奧密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  
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負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

大五百八十九

事自青德啟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  
萬里眾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  
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  
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  
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  
力既舉蟻寇自服

南齊書竟陵  
王子良傳

又啟

臣一月入朝六登支陛廣殿稠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  
比天眚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嗜穀價雖和比室飢嗷  
縑纈雖賤駢門艱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尅圍  
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  
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

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為恆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買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是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異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向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賈銜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

大六百一十五

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讐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禮之本尙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又略見南史四十四通典五

又啟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



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質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尙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用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準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

大六百一十九

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

通典作匹直六百

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

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敢減賦時和歲稔尙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已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南齊書王敬則傳又見通典五又十一

車制啟

臣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爲乖衷又假爲

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

南齊書輿服志永明初加玉輅爲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

以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又見通典六十四

諫射雉啟

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郊郭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尊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侍踈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愚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赦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

大五百六十六

聞一人開一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啟陛

下於何聞之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又諫射雉啟

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眾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功康豫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下常日捨財修福臣私心顛顛尙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啟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

況此嬉遊之閑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啟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卽實上啟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

請加贈豫章王疑啟

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旨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衰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况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

大五百八十八

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勳績無聞艱危不涉尙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况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尙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覩貌而天心不懼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尙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

書豫章  
王疑傳

荅張融

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廷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南齊書張融傳竟陵張欣  
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荅

荅顧憲之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梁書顧憲之傳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采憲之固

陳不可  
王荅

與安陸侯緬書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南史四十一又南齊書安陸王緬傳緬為吳郡太守大著

風績竟陵王  
子良與緬書

荅王僧虔書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  
玩好領軍之靜逸荅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

大四百四十一

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君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

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統體素不妄下筆若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

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

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覲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

寸千言也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此誤與王僧虔論書混為一篇張懷瓘書斷引子邑之紙至邈不可追八句作竟陵王與

僧虔書今據編  
入竟陵王集中

與孔中丞稚珪書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傷純和亦已久矣孟

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

仁義為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履行欲卑高同其

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閒自不足及

言真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君云積業栖信

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仁人  
之行非是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  
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譬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  
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枝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  
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覩經律所辨何爲偏志一  
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卽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  
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卽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  
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絀諸訓誥經史箴誠悉可焚之不  
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  
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以在我故忘物今之慇懃克己者政爲  
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僑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  
謙恭奉仁義敦孝弟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汎愛賞之以英賢拔之  
以儁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有奉遵亦意

大五百九十二

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按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  
當繇未見此情故常信斯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  
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口詭諂佞望門而自  
矜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  
乎一則以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  
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  
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設以禮讓假枉以  
方直乃至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況能旬則有餘所望過矣本自開  
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  
其乖開發未達云何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  
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當令善繇下發必如  
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凶革而啟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  
而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當詰堯以土階之

全齊文卷一  
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  
祝鮀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而反面復何行  
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行覩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  
不越者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頃亦多有與  
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  
之略言其懷無見髣髴翰迹易煩中不盡意比見君別更委悉也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智乎鑒有待之參差  
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  
游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者良由彼我之見  
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  
前良不無此志今以效善之爲樂故挫僑陵以待物君若以德越  
往賢聖逾前脩智超羣類位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  
高其懷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秉兩塗獨異勝法

大六百五十六

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薄爲復示斯懷耳比面別一二近  
聊有此釋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  
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厯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  
君見之必當撫掌也並弘明集十一

荅孔中丞書

君此書甚佳宜廣示諸未達者弘明集十一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冬去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  
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伸復咨嗟彌用欽想此子含真抱璞比調  
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漱養志南荆可與下寶爭價韜光梵服固  
同隋照共明雖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淡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  
菩薩行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卽之而匪易逝將燭昏霾於慧炬拯

淪溺於法橋扇靈粵之雷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  
 至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疇得寫析深  
 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  
 邑居問道之次具為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立宗復多  
 朋往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闇投誠素庶必能立了脫  
 悠爾來儀想時加資遣也

釋藏輕四廣引明集十九 案廣弘明集十九有蕭子良與荊州隱士劉蚪書

其篇末云王元長之詞也今編入王融集

致沙門法猷書

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滄風弟子闇昧謬蒙  
 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然異世悲痛之心特  
 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  
 處眾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

高僧傳入

大五百零六

賓僚七要

松既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筠哀過鴻於月曉悲夜後於霜早乃  
 鶴駕之非遠信羽車之可鄰鴻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  
 九河既百尋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  
 多豈能從我汎此安波

藝文類聚五十七

行宅詩序

余稟性端疎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  
 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  
 用述心

登山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衛過劉先生墓下詩序

沛國劉子珪學優未仕跡邇心遐履信體仁古之遺德潛舟迅景  
 滅賞淪輝言念芳猷式懷嗟述屬舍弟隨郡有示來篇彌績久要  
 之情益淡宿草之歎升望西山率爾為答雖因事雷山實申悲劉

子云爾

淨住子序

遺教經云波羅提木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义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薛外國云布薛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廣弘明集二十子有專行本張溥刻竟陵王集全載之凡三十一章今不具錄每章有王融頌今編入王融集中案廣弘明集一本無此序

眼銘

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文

類聚

十七

耳銘

大四百一十六

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文

類聚

十七

口銘

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箴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文

類聚

十七

魚復侯子響

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出嗣豫章王嶷為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遷右衛將軍仍出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進號右將軍入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永明六年還本封巴陵郡王遷中護軍出為江州刺史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有罪賜死改姓蛸氏貶為魚復侯

臨死啟

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啟臣罪既山海分甘谷鉞奉敕遣胡諧



之茹法亮賜重勞某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  
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  
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  
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誹既不遂心今  
便命盡臨啟哽塞知復何陳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

藏妃裙帶中啟

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惟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  
有害子之名數紙藏妃王氏裙帶中且自申明

隨郡王子隆

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歷荊州刺史侍中中軍大將軍為明  
帝所害有集七卷

山居序

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

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七終

全齊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蕭景先

景先本名道先高帝從子仕宋為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  
 令累遷至監朔將軍驍騎將軍武帝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  
 衛將軍齊受禪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出為司州刺史領  
 義陽太守武帝卽位徵為侍中領左軍將軍兼領軍將軍轉中  
 領軍進爵為侯領太子詹事遭母喪起為領軍將軍遷征虜將  
 軍丹楊尹假節督司州卒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諡曰  
 忠侯

遺言

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閭  
 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為作啟事

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

南齊書蕭景先傳

蕭緬

緬字景業高帝從子封安陸侯為吳郡太守永明中歷雍州刺史卒贈王

大四百九十三

與衛軍王儉書論庾杲之

盛府元僚寶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

南史庾杲之傳王儉

以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緬與儉書

蕭穎胄

穎胄高帝從子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永明三年襲父赤斧爵南豐伯歷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除左將軍出為新安太守隆昌初徙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除黃門郎遷衛尉建武中進爵為侯遷冠軍長史復為衛尉出為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進南兖州刺史和帝為荊州以為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與梁王舉義進相國左長史鎮軍將軍和帝即位進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行荊州刺史中興元年卒贈侍中丞相梁天監初追諡曰獻武

遺表

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  
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  
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  
思不服今四海垂平于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  
物不幸邁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皇業至重萬機  
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  
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  
衍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

所遺恨

南齊書蕭  
穎胄傳

移檄京邑

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  
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

大四百九十六

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無恆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  
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  
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  
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神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  
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  
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  
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  
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讐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  
慙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  
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  
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勳  
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

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  
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  
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  
異圖賴蕭令君勳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  
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  
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  
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  
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旣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  
忍愚矣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  
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闐肆之間宵遊街陌之  
上提挈羣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  
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  
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

大六百五十六

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不  
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災惑襲月孽火燒宮妖  
水表災震蝕告診七廟阨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  
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  
兆乎綺歲億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揔戎略家國之否  
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  
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  
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勳輔國將軍諮  
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  
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  
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  
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  
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

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  
 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  
 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  
 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  
 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  
 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  
 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為之喬皇山淵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  
 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  
 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二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  
 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  
 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  
 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  
 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眾盛德之師救危亡

大六百五十六

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  
 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中否之運  
 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奮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  
 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  
 命者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

言南齊書蕭穎中傳

王琨

琨琅邪臨沂人晉衛將軍蒼孫宋永初中除郎中駙馬都尉奉  
 朝請元嘉初為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遷左軍諮議領錄事出  
 為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還為北中郎長史黃門  
 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驃騎長史加臨淮太  
 守轉吏部郎出為廣州刺史還為廷尉加給事中轉歷陽內史  
 徙東中郎長史遷度支尚書出為廣陵太守泰始初遷度支尚

書加光祿大夫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元徽中遷金紫光祿本州中正加特進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齊受禪領武陵王師加侍中建元四年卒年八十四贈左光祿大夫

請以小息佟襲封從兄華爵表

臣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右衛將軍華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閉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

榮私祿更構

南齊書王琨傳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營失泰始元年琨上表

王逡之

逡之字宣約琨從子仕宋爲江夏王國常侍行大司馬參軍章安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齊受禪爲國子博士永明中兼著作轉

大五百二十三

通直常侍驍騎將軍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

奏劾謝超宗袁象

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請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象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象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兇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誓而稱怨痛枉形於言貌協附姦邪疑問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况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竹

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並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  
 豕才識疏淺質幹無聞憑威昇榮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酬  
 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議請以  
 見事免豕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  
 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  
 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敢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  
 等並即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疏謬之誓伏追震悚

錫輅議

書謝超宗傳

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  
 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  
 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則周之木輅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

大五百六十八

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路祀  
 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  
 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于郊天子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

齊書輿服志宋

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五輅無大輅戎輅左丞王珪之議

王珪之

珪之遂之從弟建元中為祠部郎中累遷至長水校尉有齊職

儀五十卷

喪遇閏議

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  
 於餘服計月為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為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  
 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  
 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



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内外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祠部郎中王珪

之議又見  
通典一百

王顥

顥珪之子永明中為中軍參軍

上父珪之齊職儀啟

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為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  
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  
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  
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  
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

銘祕府

南齊書王  
遠之傳

王僧虔

僧虔宋左光祿大夫曇首次子元嘉中除祕書郎太子舍人累

大四百三十二

遷至尚書令齊受禪轉侍中撫軍將軍丹楊尹授左光祿大夫  
出為征南將軍湘州刺史武帝即位授侍中左光祿大夫永明  
三年卒贈司空諡曰簡穆

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  
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嬾深功爾其隸明敏蜿螭絢縉趨將摛文篚  
縛託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沈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  
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兢於兩傷形  
繇靡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  
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藝文類聚  
七十四

樂表

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  
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

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鐘縣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制八佾爲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俗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爲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卽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鐘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卽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

大五百七十八

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土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諠醜之製日盛於塵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驩咎徵不殊而欣畏並用竊所未譬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實在茲辰臣以爲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

宋書樂志一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並言三調哥又見南齊

書王僧虔傳有刪節

請禁上湯殺囚疏

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

者不恨生者無怨南齊書王僧虔傳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

辭判二岸雜事啟

臣僧虔啟劉伯寵陶瑾稱敕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罄率管見令官長啟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啟非敢辭務懼塵聖化謹冒輸請伏追震作謹啟清化閣帖三

請用謝憲督運啟

臣僧虔啟南臺御史謝憲乃堪驅使臣門義舊粗是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實須督切憲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辦其頻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啟聞伏願聽許謹啟清化閣帖三

為王珍乞郡啟

大五百零四

太子舍人王珍

關十五字

牒在職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

謹牒七月廿四日

關

僧虔啟梅鼎祚文紀引寶章集

荅高帝論書啟

關

條疏古來能書人名啟

臣僧虔啟昨奉勅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聞謹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

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畱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采斯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  
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  
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  
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涪為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弘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弘法義有左子邑與涪小異亦有  
名

京兆杜度為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持堅得摹崔瑗書王子敬云

大四百二十七

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  
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弟昶漢  
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書草誕書最優誕  
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  
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去  
地上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  
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許自與眾頗  
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趙壹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琅邪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彙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一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眾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

遂不減吾也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

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彙骨勢不若父而媚趣過之羲之第七子也兄立

之徽之兄子涓之並善草行

大四百七十五

王允之晉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修琅邪王文學善隸行與羲

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修書云咄咄逼人而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草草亦能隸卻超晉中書郎亦善

草愔子也

顧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

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靖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

亂真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

著烏巾時人號為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無不好之自秦  
凡六十九人法書要錄案本注六  
十九人今此啟僅五十七人當有誤  
報檀珪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  
不見訴為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  
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  
苦直是意有佐佑耳南齊書王僧虔傳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  
檀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僧虔報書

與兄子儉書

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  
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  
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六而  
己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  
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

大四百五十六

上聞否試為思之南齊書王僧虔傳

與張緒書

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  
之遺德也南史杜京產傳

與某書

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  
觀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  
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  
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  
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鈎蠶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德升為鍾胡所師  
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翫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  
能止長盾狸骨右軍以為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  
或致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法書要錄引王僧虔論書與竟陵  
王子良答僧虔書混為一篇今從

梅鼎祚文紀  
割為與某書

誠子書

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觀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密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瞽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

大五百一十五

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

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盛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智懷

南齊書王僧虔傳又略見南史

論書

宋文帝書白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欣王平南廩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唯廩為最善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亡曾祖領軍洽書與右軍書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大五百六十七

亡從祖中書令珉書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匹素絹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駘駘恆欲度驂騑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張翼

張翼善學人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章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郤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為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郤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謂右軍之流論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書錄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稿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受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范後背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

大四百六十九

蕭思話書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趣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索之美邁古流今是以征南

還有所得案此下有闕文法書要錄誤以辱告並五紙一段及承天涼體豫一段混爲一篇今據書斷載竟陵王子良答

王僧虔書有子邑之紙八句定辱告一段入竟陵王集承天涼一段爲僧虔與某書梅鼎祚文紀亦如此案竇泉述書賦注云王

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序古善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其  
真蹟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則此論為答竟陵王明矣法書要  
錄舊寫本又略見南齊書王僧虔傳南  
史二十二又御覽七百四十八引兩條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

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

善御覽七百四十八

張超字子竝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為魏尚書僕射諡敬侯

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筆跡精殺亦行于代子瓘

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為楚王所害瓘采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

為草豪世傳其善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

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蠶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

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紐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將

大四百四十六

二十五丈誕危懼誠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注一作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

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一作送是故去之宜疾南史二十一

王慈

慈字伯寶僧虔子仕宋為祕書郎太子舍人人齊為安成王撫

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

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

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內史以父憂去起

為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

步兵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出為東海太守行徐州事

還為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諡曰懿子

朝堂諱榜表

朝堂諱榜表

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  
方策號諡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  
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  
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惺  
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  
仁無二之貴夤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  
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觀微跡能無惻隱  
今局禁欽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  
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  
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啟皇齊之孝則  
齊南

書王慈傳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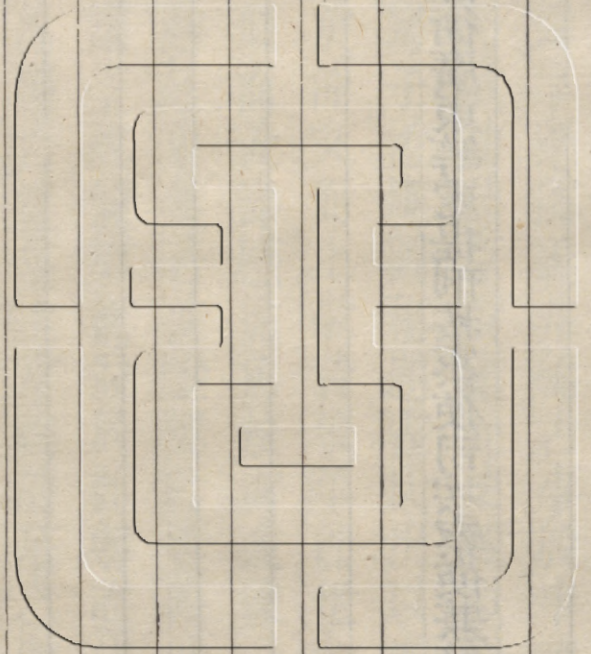
大四百九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八終

全齊文卷八

六



全齊文卷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

儉字仲寶僧虔兄子襲父僧綽爵豫章侯尚陽羨公主拜駙馬  
 都尉為祕書郎太子舍人祕書丞司徒右長史義興太守還為  
 黃門郎轉吏部郎高帝為太尉引為右長史轉左長史齊臺建  
 遷右僕射領吏部及受禪改封南昌縣公轉左僕射加侍中領  
 太子詹事尚書令左鎮軍將軍永明初進號衛軍將軍領國子  
 祭酒丹陽尹太子少傅本州中正進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監  
 卒贈太尉諡曰文憲有弔答儀十卷吉書儀二卷百家集譜十  
 卷元徽元年四部書目錄四卷今書七志七十卷集六十卷

和竟陵王子良高松賦

山有喬松峻極青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穎於荆峯受靈命於后

土方虞舜以齊蹤貫四時而不改超五玉之嘉容上拂天而獨遠  
下流雲而自重重陰微微漏景含暉日既升而猶晦時方中而未  
晞通霄漢而隱影集鸞皇之翻飛倕佺食和而輔性墨翟昌言於  
宋圍想周穆之長陂念東平之思歸若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隆  
冰峩峩飛雪千里擊三秀而靡遺望九山其相侶翔雁哀迴於天  
津振鷺驚鳴於川涘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霰而爭  
光延微颺而響起

藝文類聚八十八  
初學記二十八

靈丘竹賦應詔

靈丘深沈蔓竹凝陰神根合拱植幹百尋振芳條乎崑岳敷綠采  
於高岑沿淮海而蔚映帶沮漳而蕭森志東南而擅美在淇澳而  
流音方靈壽而均茂儀菌桂而成林若乃青春受謝九野舒榮綠  
蘋齊葉白芷抽萌幹萑萑而特秀篠擢穎而垂英霜皦鏡於原隰  
木衰疏於郊阡翠葉與飛雪爭采貞柯與曾冰競鮮

藝文類聚  
八十九

大五百二十

策齊公九錫文

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  
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賢臨  
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  
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實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  
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狀靈  
繹海水羣飛彝器已塵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  
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啟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  
鴻緒再維閔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  
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棹虧辰沈氛晦景  
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  
爲仇讎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

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  
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滸  
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  
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  
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卽序此又  
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閒入竊  
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  
變妙察五色以寡制眾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  
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場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灑  
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俯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覲京甸冠帶  
之軌將溷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  
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  
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

大六百二十九

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  
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胄視險若夷短兵  
纒接巨猾烏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  
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眾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  
屋機變儵忽終古莫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劔凝神則奇謀  
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  
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疊起威蕃邗  
晉應韓翻爲讐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  
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  
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  
入奉宗祊七廟清謚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

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  
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  
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荆漢獨爲匪民乃眷  
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  
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  
與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鼗鼓一麾夏  
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尅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  
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  
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  
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  
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汪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酬庸  
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

大六百五十八

旦秉哲曲阜啟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  
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  
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  
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  
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  
用建冢社斯實尙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  
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  
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零都縣開國侯淵授公  
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  
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  
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  
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

禮弘律儀形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  
 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歡  
 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  
 英又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  
 含生資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寇以刑禦姦以德君  
 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  
 靈所振異域同文南史作異類同又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  
 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禮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  
 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

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南齊書高帝紀上案

王儉傳云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文又見南史四

大六百一十六

策命齊王

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  
 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素所  
 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  
 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譖然興歌  
 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  
 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  
 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疑至德而撫四  
 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  
 宇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仁育羣生義  
 征不諛國塗荐阻弘五慮而又監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  
 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  
 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瑀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



遠泊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  
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  
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  
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於戲主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  
裘而謁蒼昊秦雲門而升園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

書高帝紀上  
又見南史四

再命璽書

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  
夫昏明相襲曷景之恆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  
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業漢魏垂式於後  
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  
姦宄實繁鼙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啟處靡厝加以嗣君荒

大五百九十一

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賴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  
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  
不造則淵謨內昭重構閭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  
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寵臣裂冠則  
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算所指  
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躋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冲昧朝  
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  
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重譯修其職  
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  
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  
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  
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  
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於我有宋麻數告終實在茲日亦

以水德而傳於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零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

南齊書高帝紀上

拜儀同三司章

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定分器滿必傾往復之恆理遂乃班同衮

章燮和台曜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塵自識非據

藝文類聚四十七御覽二百四十三

讓左僕射表

待臣於常均之外眊臣於代僚之右親乖其章乘非其器霸府方

隆超居元佐國朝草昧參贊百揆

藝文類聚四十八

諫起宣陽門表

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

大五百五十三

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籍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衮琤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啟謬合請付外施行

南齊書王儉傳建元元年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

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

請解領選表

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為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

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  
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  
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  
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  
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傾  
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盛俟位任為親陛下若不以此  
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

南齊書  
王儉傳

又求解選表

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  
為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  
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颭之力  
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  
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

大五百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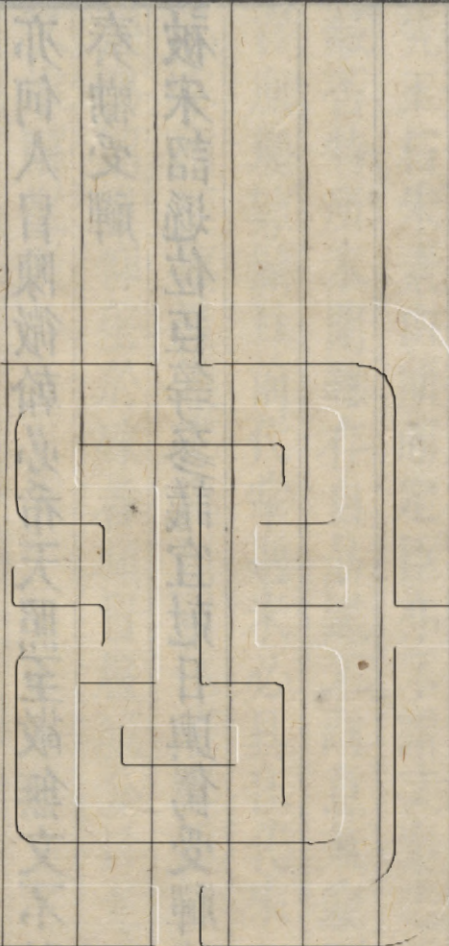
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間九流寂寞能  
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以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  
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  
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  
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眾而授古  
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南齊書  
王儉傳

奏勸受禪

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尅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

南齊書高  
帝紀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九終

大一百八十二

全齊文卷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二

國史條例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  
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  
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  
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  
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  
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

南齊書檀超傳  
左僕射王儉議

乘輿副車議

時乘輿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衣書十二乘古制  
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揄臆車

通典六  
十四

服章議

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

南齊書輿服志

金貂議

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侍列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

南史二十王儉傳

公府長史朝服議

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盛禮衣冠為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案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

大四百五十

朝服中單韋烏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並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為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烏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為疑案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為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為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

宋書禮志五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

又議

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案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即為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懸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為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

而謂其儀爲頽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尊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貳同

郊殷議

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禘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禘春秋魯僖二年禘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禘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禘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

大五百六十九

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鄭荅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

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  
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  
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  
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  
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  
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  
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  
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  
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尙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  
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  
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  
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

大八百五十八

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  
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攷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  
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尙魏以建  
丑爲正牲宜尙白白虎通曰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  
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厯郊廟  
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  
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

南齊書禮志上  
建元年七月

朝堂諱訓議

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  
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旣迨尊所不及禮降於在  
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  
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

天執不同即為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為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為宣華云

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

太子迎車駕臨喪議

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主哭皇太子既一宮之重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

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

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

南齊書文惠太子傳

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云云又南史四十四

國臣為太子妃服議

禮庶人為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

大五百四十七

之大夫妻為夫人服總衰七月以此輕微疏遠故不得盡禮今皇

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

禮國官豈敢為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帟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

入與宮官同

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二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

宮臣為太子妃服議

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

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勝弘

南史

謂府吏宜有小

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

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

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遺賤表不得奔赴

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

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又略見南史二十二

太子妃銘旌議

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南齊書禮志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  
建銘旌僕射王儉議

太子妃薨建旒議

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攷以禮典不得效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妻自用南齊書禮志下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及畫龍升降云何又用幾妻僕射王儉議又見通典八十四太子妃靈還在道不設祭議

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已有朔望殷事蕃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如卒哭已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廟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立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

大四百六十七

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南齊書禮志下有司奏穆姬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

王儉議

太子妃喪遇閏議

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其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合閏以正暮允協情理今杖暮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編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編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攷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暮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編三月依附準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

精詳並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左僕射王儉議又見通典一百荅褚淵難喪遇閏議

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暮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俱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暮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暮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暮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暮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去大祥後禮有閏別數之明杖暮之祥不得方於縵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南齊書禮志下建元三年又見通典一百穆太妃小祥南郡王應不相待議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合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

大五百五十三

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暮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縵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南史四十四竟陵王子良傳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安陸王子婦為范貴妃服議

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暮年服南史四十四安陸王子敬傳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單拜錄尚書優策議

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南齊書褚淵傳

司空未拜而薨掾屬爲吏敬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

天朝宜申禮敬南齊書褚淵傳

司空解職而薨府史制服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

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南齊書褚淵傳

淵傳

庶姓三公輜車議

官品第一皆加幢絡南齊書褚淵傳

昭皇后遷耐儀議

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

大四百五十一

窆而奠雖不稱爲祖而不得無祭南齊書禮志下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耐祠部疑有

祖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

遷耐設虞議

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爲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卽墓所施

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邪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

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

疑南齊書禮志下建元四年昭皇后遷耐祠有司奏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

諒闇議

權典旣行喪禮斯奪事興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

稱周王卽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

享焉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

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

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

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興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至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詁昭乎方冊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秦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

大五百五十九

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哀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譙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屨親臨王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篋簾充庭情深於恆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

書禮志上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從之又見通典五十二

嗣位郊祀議

案秦為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祀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

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

南齊書禮志上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尚書令王儉議又略見南史二十二通典四十二

大五百九十五

日蝕廢社議

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

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又見通典七十八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終

九百三十

全齊文卷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儉三

南郊明堂異日議

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異同宋立明堂唯據自  
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  
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贖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  
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  
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建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  
和秉說親奉曠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祠  
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  
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  
祠咸用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二年尚書令王儉議

釋奠釋菜議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肩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由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又傷於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通典作况非備尋其通典作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儻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三年尚書令王儉議又見通典五十三

皇孫南郡王冠議

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

大五百二十四

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及父兄則明祖在父不為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為主四加玄冕以卿為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

持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  
 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内外二  
 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  
 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  
 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並下二學詳議南齊書禮志上永明五年  
 儀注未見通前準尚書令王  
 儉議又見通典五十六

江敦不宜繼慈啟

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

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敦一人

傍無眷屬敦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敦小兒繼慈為孫南齊

書江敦傳初宋明帝敕敦出繼從叔  
 慈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啟

諫省南豫州啟

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

大五百六十二

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  
 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  
 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  
 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  
 分南豫意亦可求如聞西豫力役尚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  
 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南齊書州郡志  
 上建元二年  
 立春在郊無煩遷日啟

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  
 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啟蟄而郊此  
 之謂也然則園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  
 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園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穀  
 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園丘也春秋傳云啟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  
 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



卽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塾  
史官惟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  
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  
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  
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  
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卽前準若聖心過  
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  
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竊謂無煩遷日  
南齊書禮志上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尙書令王儉啟又略見通典四十二

與豫章王疑賤

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

南史作政荒人散

實須緝理公臨蒞甫爾

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  
古人期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  
南齊書豫章王疑傳建元元年遷揚州刺史封

大五百七十二

小七十六

豫章郡王僕射王儉賤又南史四十二以此書在齊未受禪時

答陸澄書

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  
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  
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  
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  
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  
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南齊書陸澄傳

答王遠之問

皇太子穆妃服尙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遠之問左僕射王儉中軍  
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  
哀計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  
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豈相間立

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經承服以窮生吉蠲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間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葺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

大五百八十一

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

南齊書禮志下

竟陵王山居贊

升堂踐室金暉玉朗疊疊大部遙遙閑賞道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藝文類聚三十一

暢連珠

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於雲間是故魏人指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藝文類聚五十七

高帝哀策文

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容臺之罷御哀恭館之不臨仰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

靈源遙裔肇惟商丘聖功宣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  
風允迪德音孔修月準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  
三至內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韋弁長襲鼓磬屬響聲化已  
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爽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  
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卽敘功被河濟化  
隆江漢帝暮仰式王維仲幹改步藩屏來登翼贊綱繆總章因循  
陽館昔在保衡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靈命放昏以忠登明資  
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蠢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連樞禁兵接神垆  
禦姦以德禦究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玉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  
鑑紫璇苑茂朱草玉檢騰暉金繩薦寶天鏡旣移地維旣肅遐邇  
壹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杼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向惟  
簡所寶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  
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鴻章晨暎微

大五百四十八

言夕永迹庇區服情深箕頰萬寓飡和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亭  
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長傾宸暉斯具機照惟寂達鑿靡  
傷慎終敬始知微知彰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  
旋玉軼之瞰鏡動雲旗之逶迤振哀筋於八極響清蹕於成池顧  
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遲遲而懷暮日惜惜其若垂感衣  
冠於喬岳追弓劍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詎窮心於兩儀

藝文類聚十四

皇太子如哀策文

肇惟初識芳猷夙就翩翩禮園徘徊樂園視秋齊明方春等茂伊  
宋之季天衢荐阻谷我儲貳締緝江泝衛女事齊樊姬贊楚美著  
嬪嗣徽音踵武數盈則反否極斯昌肅膺靈命經緯三光往儀衡  
館來式椒堂緝組咸事象服有章八演仰則六幽望景悠悠草昧  
如何不永方中委曜先秋落穎世有遺塵庭無餘影嗚呼哀哉遵  
三兆之嘉日迨九筮之靈期澄金波而映鑾旒命飛廉而拂瓊輜

揚清筋於漢表動嘶挽於雲基

藝文類聚十六

大宰褚彥回碑文

并序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闈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

大六百十四  
小十四

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寄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人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畱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數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人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啟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

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尙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尙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鈞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感蕃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

大六百五十九

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靖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尙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八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強臣憑陵於荆楚廢昏繼統之功龔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算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旣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彌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語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啟南康

全齊文卷十一  
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  
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  
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  
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  
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  
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畱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  
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  
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  
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  
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  
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  
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  
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

大六百五十九

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惟慟於下豈惟哀  
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  
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  
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  
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  
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  
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  
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  
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  
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  
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  
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  
亦霧散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怛悵餘徽鏘洋  
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文選 藝文  
類聚四十五

南郡王冠祝辭

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戒賓

肇加元服棄尔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

南齊書禮志  
上永明五年

南郡王昭業冠又  
見通典五十六

南郡王冠醮酒辭

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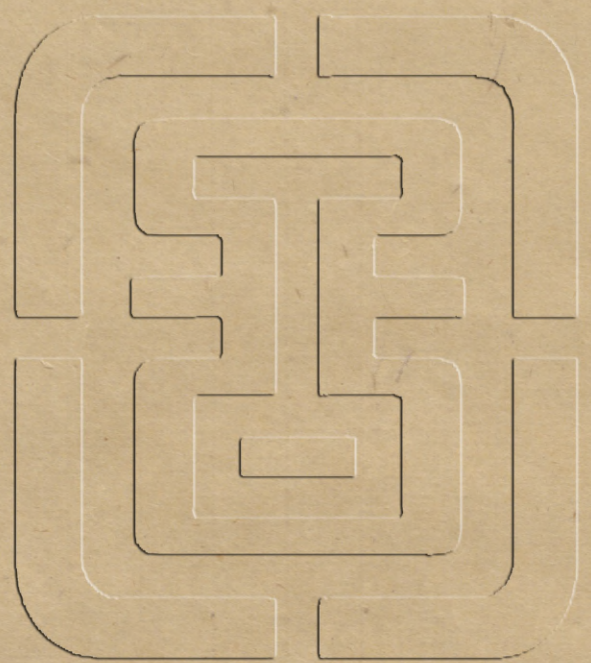
南齊

書禮志上通  
典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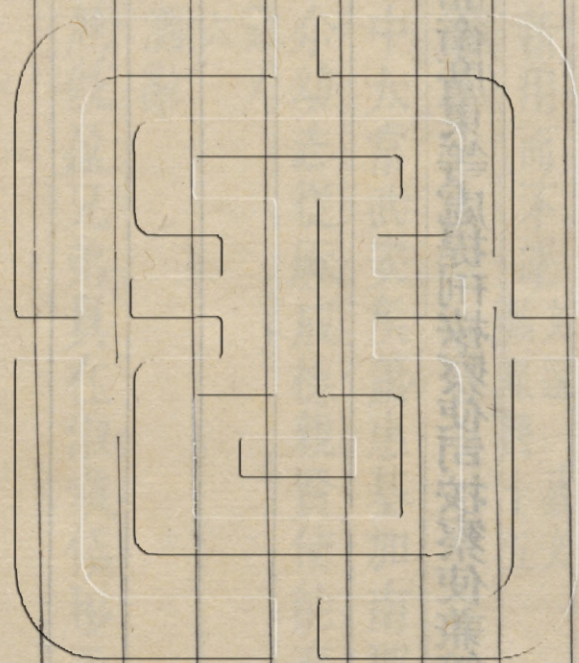
大四百六十一  
小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齊文卷十一終



大四十八



全卷文卷十一



